

武侠精品

(台湾)司马紫烟 著

鐵血紅妝

下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司马紫烟作品集



鐵血紅牝

下

(台灣)司馬紫烟 著

中原農民出版社



RBF 94 / 03

I247.5
3284
.3

图字 16 - 2000 - 0089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铁血红妆/司马紫烟著. - 郑州: 中原农民出版社,
2001.6

(司马紫烟作品集)

ISBN 7 - 80641 - 398 - 7

I. 铁... II. 司... III. 章回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29143 号

司马紫烟作品集

铁血红妆 (上中下)

司马紫烟 著

责任编辑: 韩光玉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)

中牟胶印厂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30 印张 750 千字

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4180 册

ISBN 7 - 80641 - 398 - 7/I·073 定价: 54.80 元

目 录

- 十 九 神秘人独闯天欲宫 (617)
- 二 十 炼魂台前五马分尸 (651)
- 二十一 苦练金刚三诀 (687)
- 二十二 知己知彼以克敌 (721)
- 二十三 武林至宝血连环 (753)
- 二十四 司空远身世之谜 (785)
- 二十五 欧阳珏猝然一击 (817)
- 二十六 露出了狐狸尾巴 (850)
- 二十七 群恶相残共灭亡 (885)

十九 神秘人独闯天欲宫

呼延相一怔，问道：“宇文兄言不由衷之语，却自何来？”

宇文奇笑道：“呼延兄不是想不到我们会来，因为小弟与时大千兄，发现身中呼延兄独门毒物，除了获得你慨赠解药之外，一经毒发，便难活命，遂只得学那贪生蝼蚁，投身贵教，托庇蒙泽的了。”

呼延相微笑道：“宇文兄太谦了，我那一点用毒手段，在你眼中……”

话方至此，宇文奇便截断呼延相的话头，突把话音提高，朗声狂笑说道：“呼延兄不必再度谦辞，言不由衷。其实你方才到说过一句由衷之言。”

呼延相道：“宇文兄指的是哪句话儿？”

时大千目光偶瞥，发现有条人影，从呼延相背后，远远走来，但忽又隐身树后，暂时止步，似在窃听模样。

他正猜测此人是谁？

宇文奇业已把语音提得更高地，应声答道：“呼延兄，你方才不是曾对龙不凡老弟言道：倘若专从用毒之道而论，真所谓天下英雄，使君与操吗？”

一言甫毕，这两位用毒名家，竟亲热异常，互相把臂，来了场惺惺相惜地，凝神纵声狂笑。

直等他们笑声渐歇，树后那条人影，方再度出现，缓步走来。

龙不凡也已发现来人，忙向呼延相叫道：“呼延护法，法尊大师到了。”

时大千恍然顿悟，宇文奇早就看出来人是毒弥勒法尊，故方才特意提高语音，把呼延相所说之语，重述一遍。

可见得这位无相追魂，太以厉害，正好把握机会，他居然业已开始展开了挑拨离间活动。

呼延相闻得龙不凡之言，转身看去，果见缓步走来的黑袍僧人，正是毒弥勒法尊，遂含笑叫道：“法尊大师快来，我替你引见一位用毒同道。”

法尊大师一式雁掠平波身法，飘然赶来，呼延相便立为宇文奇、时大千，向其引见。

法尊和尚合掌当胸，诵了声阿弥驼佛，含笑说道：“时施主确系初度识荆，但与宇文施主，却早已会过，也早知他精擅用毒之技。但不知呼延首席护法的‘同道’二字，是……”

呼延相虽然听得法尊大师，把自己称为首席护法，有点刺耳，却仍不以为意地，微笑说道：“大师有所不知，宇文兄与时兄，均英雄识时务地，一齐投顺罗刹教了。”

说完，遂把适才经过，扼要复述一遍。

法尊和尚听完，双眉忽皱。

呼延相讶然问道：“大师皱眉则甚？”

法尊和尚又诵了声佛号，怪笑答道：“我不是为我自己皱眉，是为呼延首席护法皱眉。”

他硬要把“首席护法”四字，挂在嘴上，呼延相也无可奈何，只好感然问道：“大师此话怎讲？”

法尊和尚怪笑一声，阴恻恻地说道：“时施主今之怪杰，宇文施主旷代奇才，对于他们这等人物，罗刹教别无其他名位，适于借重，少不得又要增加两名护法。”

宇文奇点头说道：“那是当然之理。”

法尊和尚双眉微轩，目闪寒芒继道：“宇文施主是人中之龙，他一参加护法阵营，我们是多亲声颀，或有进益。但呼延首席护法的‘首席’二字，可能会渐渐摇动。”

时大千心想，这才叫当场出彩，毒弥勒法尊言语之中，业已流露出与呼延相不协之意。

呼延相哈哈大笑叫道：“原来大师是为此替我担忧。但你应该知道首席护法之位，原是留给九全秀士欧阳珏，呼延相不过承教主雅爱，特命替代而已，又哪里会有什么动摇得失之念？”

法尊和尚正待再言。

宇文奇业已走到那刚自地上勉强起立的象鼻天尊皮坚面前，向他抱拳笑道：“皮天尊，先前我们是敌对地位，只好各尽所能，如今既为一家之人，则理应和衷共济。不知皮天尊可否对宇文奇不咎既往，忘却班天王之事？”

在这等情况之下，皮坚虽仍对宇文奇衔恨颇切，也只好苦笑答道：“宇文兄，往事不必提了，我班大哥虽然死在你手，但你也照样中了他垂死反击的金虎牙。若非那白衣金面人突然来援，只怕宇文兄难免与我班大哥遭受同样命运？”

宇文奇点头陪笑说道：“是，是，宇文奇只是一时侥幸。”

皮坚目注宇文奇，扬眉叫道：“宇文兄，我们如今既成为一家人，你应该告诉我那白衣金面人是谁，他破去象皮神功，断我一臂的绝世掌法，究竟是须弥金刚手，抑或大悲神掌？”

宇文奇双手一摊，耸肩苦笑说道：“皮天尊请信我绝非虚言，我与时大千兄，如今也正满腹疑云地，对那白衣金面人的身份、功力，加以猜测，却苦于无法猜得透。”

皮坚闻言诧道：“他不是你们同伴？”

时大千摇了摇头，笑道：“不是，那白衣金面人，救了宇文

兄后，便立即飘然而去，小弟曾问他姓名，也未答复。”

龙不凡突向皮坚叫道：“皮护法，我也遇见一个白衣金面人，但他武功火候，好像不如你所说的那么厉害？”

皮坚问道：“龙老弟与他交过手吗？”

龙不凡答道：“斗了将近百招，未分胜负，直到最后，他使出类似须弥金刚手，或大悲神掌的奇异功力，才稍稍胜我一筹。”

皮坚咦了一声，皱眉自语说道：“奇怪，这二个白衣金面人，会是同一人吗？”

呼延相道：“皮兄认为他们的疑点何在？同点何在？”

皮坚答道：“疑点是后者功力火候，显然逊于前者。同点是均一样白衣金面，所用威势极强的神奇功力，又是同一路数，呼延兄智慧绝伦，能否就此二者，作一推测？”

呼延相略一沉吟，摇头说道：“此事因非我亲眼目睹，似乎茫无头绪，好在对方曾有即将再来天欲宫之语，到时莫要把他轻轻放过就是。”

皮坚厉声说道：“他若真来，自然绝不轻饶，就怕那厮无此胆量，是胡吹大话，未必守信。”

皮坚语音方了，呼延相一旁接口笑道：“不会，我认为那白衣金面人会来，不会轻诺失信。”

法尊和尚问道：“呼延首席护法，你是从何论断，认为那白衣金面人，会胆大包天地，再闯天欲宫？”

呼延相微笑说道：“根据皮天尊与龙老弟所说，我认为那两位白衣金面人，无论是二是一，均身怀惊人艺业。”

法尊冷笑说道：“当然，能战败罗刹一龙，并破去象鼻天尊的象皮神功，自然当得起‘惊人艺业’四字。”

此语一出，皮坚、龙不凡二人，均不禁面带惭色。

呼延相微笑说道：“既怀如此功力，必有高傲胸襟，尤其对

方在皮兄与龙老弟之前，侥幸得手，可能更会助长傲气，把所有罗刹教中人物，都看得一钱不值。”

皮坚与龙不凡的脸上惭色更深，但苦于自己委实败在人手，只好干自恼火，作声不得。

呼延相继续笑道：“我由这种心理方面推测，觉得那白衣金面人，似乎不会在新胜之余，言而无信。”

毒弥勒法尊冷笑不语，皮坚与龙不凡二人，也相顾赧然，默默无言。

只有宇文奇，却在把头连点。

宇文奇点头之意，自然是英雄之见略同，表示赞成呼延相所作分析推测。

不错，不但英雄之见，往往略同，并连英雄之动，也往往略同。

呼延相与宇文奇二人，这时竟有了同一动作。

他们都是伸手入怀，都是缓缓取出了一些药物。

动作虽同，同中有异。

所谓异，是数量上的分别，宇文奇只取出一料丹药，呼延相则取出两粒。

呼延相正待开言，宇文奇已把那粒丹药，递向皮坚，含笑说道：“皮兄，你且把这粒丹丸服下。”

皮坚接过丹药，看了一眼，目注宇文奇道：“宇文兄，这就是使我适才缩骨抽筋的奇毒解药？”

宇文奇点头答道：“正是。但这丹丸，不能永远解毒，功效只够维护七日，换句话说，小弟今后每隔七日，必对皮兄赠药一粒。”

皮坚双眉一挑，似欲发作，但仍勉强忍耐地，看着宇文奇，缓缓问道：“宇文兄，你既擅用此毒，难道就没有永远性的彻底

解药？”

宇文奇道：“有，当然有……”

皮坚忍耐不住地，挑眉怫然接道：“既有永远解药，我便不服这七日一次的临时解药。”

边自答话，边自把那粒丹药，向宇文奇递去。

宇文奇摇手笑道：“皮兄慢发脾气，我有话说。”

皮坚目闪凶光，厉声叱道：“有话快讲。”

宇文奇从容不迫地，微笑说道：“常言道：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……”

皮坚不等宇文奇话完，便自喝道：“你引用这两句成语，是何用意？”

宇文奇长寿眉一扬，含笑道：“宇文奇与时大千兄，初投贵教，不知贵教群雄，是否以真诚相待？尤其自知为了班天王之事，与皮天尊曾结仇太深，拿不准你是否当真大量相宥，故而不得不留点退步。”

皮坚气得发抖地，怒声叫道：“宇文奇，你……你简直是以小心之心，度君子之腹。”

宇文奇丝毫不以为忤，仍然含笑说道：“皮天尊，你若认为宇文奇这种想法，不太光明，属于小人，则贵教之中，也有人不是君子。”

龙不凡一旁问道：“谁？你说谁不是君子？”

宇文奇向毒心人屠呼延相看了一眼，淡笑答道：“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就是这位身为罗刹教首席护法的毒心人屠呼延相兄。”

皮坚诧声问道：“此话从何而起？”

宇文奇笑道：“简单得很，不过是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而已。我认为呼延兄持在手中，准备赠我与时大千兄服用的，也不会是永远性的解药。”

皮坚与龙不凡，因不便发问，遂双双向呼延相投过一瞥探询目光。

呼延相毫不掩饰地，向宇文奇点头赞道：“宇文兄真好算计，真好眼力，我与你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的想法相同，所约你及时兄服用的，也正是临时性的解药，并极为凑巧地，也是七日一次。”

时大千在旁静听至此，不禁对宇文奇的应变敏捷，处事从容，以及判断精确等等，越发佩服万分，自知望尘莫及。

呼延相话完，转向皮坚笑道：“皮兄先把这临时解药服下，等宇文兄等，见过教主，正式成为本教同道以后，再复互换永久解药。”

皮坚一来由于深知适才所受痛苦，太以难熬。

二来又听呼延相如此说法，遂只好把那料临时解毒丹药，悻悻服下。

宇文奇微微一笑，也从呼延相手中，接过丹药，与时大千毫不犹疑地，分别服下。

这时，龙不凡突然向宇文奇伸出一只手来。

宇文奇笑道：“龙老弟，你向我索讨什么？”

龙不凡扬眉答道：“我方才业已试出，上次在雁荡山中，叨承厚惠以后，至今仍余毒未净。”

宇文奇哦了一声，含笑说道：“龙老弟尽管放心，我因早对罗刹教，存有响往之心，故在雁荡山中，对你留情，未下真正杀手。”

龙不凡惑然问道：“对我留情，留什么情？”

宇文奇笑道：“老弟所中毒力，发作极慢，眼前根本不必服食什么解药。”

龙不凡皱眉苦笑说道：“话虽不错，但毒留身中，终是心腹

之患……”

宇文奇截断龙不凡的话头，含笑叫道：“老弟不要着急，等呼延兄考验完毕，认为我尚可信任以后，我自然会替你根除心腹之患。”

龙不凡无可奈何，只得苦笑两声，但在苦笑之中，突然想起一事，向法尊和尚叫道：“法尊大师，你……你不是随我师傅，一同外出了吗？怎的独自先回？”

法尊和尚摇头说道：“我不是独自回转，教主也已回宫。”

龙不凡喜道：“我师傅既已回宫，我们便立可引介宇文奇，时大千等两位新进同道，与她老人家见面。”

法尊和尚摇手说道：“不行，不能立刻去见，至少要等上三日以后。”

龙不凡诧然叫道：“为什么？我师傅一向礼贤下士，尤其对于投顺本教的各路高明人物，更是……”

语音未毕即顿，因为龙不凡发现法尊和尚在对他暗施眼色。

龙不凡虽然弄不懂这眼色代表了何种意义？也知法尊和尚定是有甚不能公开的秘密话儿，准备单独告诉自己。

呼延相笑道：“不论教主是否可以立即延见宇文兄，我们也应先回天欲宫，为他们两位，安排住处再说。”

龙不凡连连点头，立命罗刹教徒，收拾各物。

呼延相目注宇文奇、时大千二人，含笑叫道：“宇文兄，时兄，我们先回天欲宫吧！龙老弟与皮护法的一切冒渎，都请看在小弟面上，多多担待。”

这几句话儿，虽是对客谦词，但听在皮坚耳中，却老大不是滋味。

因为关于虎牙天王班三胜，被宇文奇害死之事，呼延相一字不提，却为了自己报仇不成举措，反向对方道歉。

皮坚表面默然不语，其实恼在心头，对呼延相也存了悻悻之念。

诸人回到天欲宫中，那位罗刹教主江夫人，果然正在闭关，无法立即延见这两位新来高手。

呼延相吩咐设宴，并向皮坚道：“皮兄，你既与屠龙客曾凯曾老弟相遇，为何不把他请来天欲宫……”

皮坚接口答道：“我曾师弟不愿单独前来，他要随侍他师傅，一同来此。”

呼延相哦了一声，扬眉问道：“九全秀士欧阳珏兄，当真要来了吗？他有没有决定于何时光临……”

皮坚不等呼延相话完，便即笑道：“我欧阳师叔不曾明定日期，但根据曾师弟的看法，大概于十日之内，便可前来天欲宫，与教主相会。”

呼延相闻言笑道：“我真希望欧阳兄早来，好把这‘首席护法’四字，归还原主，免得尸位素餐，镇日芒刺在背。”

皮坚暗忖：“自己对于九全秀士欧阳珏，是一口一声‘师叔’，呼延相则一口一声‘欧阳兄’，岂非又是自己吃了暗亏？”

他心中有气，遂隐蕴讥讽，阴阴一笑说道：“呼延兄，你这话儿，真是言出由衷的吗？这‘首席护法’四字，地位相当崇高，我们想还想不到呢！”

呼延相微微一笑，目中厉芒电闪，刚待答言，突然有名教徒，匆匆跑来，向龙不凡躬身禀道：“有人拜山。”

龙不凡问道：“来人是谁，有无名帖？”

那罗刹教徒答道：“没有名帖，那人身着雪白长衫，脸戴金色面具，根本看不出来人身份。”

“白衣金面”四字，顿使龙不凡吃了一惊，侧顾呼延相，冷笑说道：“呼延护法，你看那厮有多狂妄？居然明目张胆地，向

本教叫阵，单人拜山。”

呼延相含笑说道：“对方既称拜山，龙老弟何妨便按江湖规则，叫他一一闯关，我们也可暗中察看此人，究竟有多高功力？”

龙不凡对于呼延相所说，十分同意，点头笑道：“呼延护法所说极是，晚辈先行一步，去安排安排，诸位请随后跟来，看个究竟。”

说完，便对那罗刹教徒，厉声叫道：“你去对那白衣金面人说，他既欲拜山，便按照本教规矩，在落魂坡前，闯关而进，只要能连过三关，定予隆重接待。”

那罗刹教徒，领命告退，龙不凡也跟踪而去，安排一切。

呼延相向宇文奇、时大千笑道：“宇文兄，时兄，你们才来本教，便赶上这场热闹，且同去落魂坡头，看看好吗？”

宇文奇与时大千，本对那白衣金面人，极为关怀，闻言之下，自均连声应诺。

呼延相一笑起身，偕同法尊、皮坚、宇文奇、时大千等五人，向落魂坡头，飘然走去。

原来，罗刹教主坛百盘谷中，共有三四条道路，其中的一条路儿，进口之处，是片百丈斜坡，相当陡峭，名为落魂坡。

如今，坡前相当热闹。

适才接受呼延相指示的那名罗刹教徒，向一位身着宽大白衣，脸戴金色面具之人，抱拳说道：“尊驾说来拜山，可懂得本教所订的闯关规矩？”

白衣金面人摇了摇头，表示毫无所悉。

那罗刹教徒，指着身左那片斜坡，扬眉说道：“这片斜坡，名为落魂坡，上设三道关口，尊驾只要能闯过这三道关口，到达落魂坡顶端，便会获得本教首脑人物的隆重接待。”

这罗刹教徒的语音刚了，眼前白光已腾，那位白衣金面人，

业自纵身向落魂坡上扑去。

这片百丈山坡，前五十丈较陡，尤其是开头一段，简直宛如壁立，一削如纸。

后五十丈，则坡势稍平，仿佛只要略具轻功之人，均可随意驰登。

那白衣金面人的轻功造诣，果然极高，身形一拔便是六丈左右，点足山壁，两度借劲，便纵登了二十丈上下。

但他第三度身形跃起，正待点足山壁之际，他落足之处，轰隆一声，竟陷落了一块山石，变成深黑洞穴。

一足踏空之下，那白衣金面人，似乎不可避免地，非坠入深洞之中不可。

谁知那白衣金面人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竟能猛提一口气，在半空中略停身形。

虽然所为停留，不过一瞬，但身怀绝世武功之人，对于这一瞬之际，却可善加利用，发挥它的最大价值。

身形凌空一停，略止下落之势，那白衣金面人，便立即双臂猛抖，手掌下按，并用右脚踹向左膝，向上长身。

一端，一抖，一按，全是反坠落的动作，白衣金面人居然不坠反升，长约八尺。

慢说八尺，只要能升出他那踏空之处，白衣金面人，便算闯过一道关口。

但一关才过，一关又来。

白衣金面人身形尚在半空，陡然嗡嗡弦响，竟有十来支强力弩箭，向他射来。

白衣金面人本想闪避，但一来他手无寸铁，身在半空，二来那十来支强力弩箭，是从四面八方射来，令他闪不胜闪，避不胜避。

故而，那白衣金面人一见情势不对，赶紧伸出左掌，虚掌一拂。

藏在落魄坡顶的呼延相等，看得分明，见这白衣金面人于出掌之前，掌白如玉，一出掌后，却呈现了淡金色泽。

不仅手掌色泽，由白转金，连大小都好似增长了半倍左右。

说也奇怪，白衣金面人就这挥掌轻轻一拂之下，竟似在他身躯的前后左右上下各方，都布上了一层极为坚韧的无形气网。

十来支强力弩箭，一齐破空锐啸，电疾飞来。但在接近白衣金面人身外三尺之处，先是来势顿缓，似遇无形阻碍，后是一片叮叮之声，每一根质坚利箭，均告齐腰断折。

落魄坡顶端的时大千见此，暗以蚁语传声功力，向宇文奇悄悄叫道：“宇文兄看见没有？你认为这是须弥金刚手？抑或大悲神掌？”

宇文奇摇了摇头，也以传音密语，含笑答道：“难讲，我对这种上乘佛门绝学，有点外行。”

说话之间，那白衣金面人，目光略扫四外，冷笑一声，继续举步，在陡峭山壁间，如履康庄地，向上走去。

宇文奇因站在呼延相的身旁，遂向这毒心人屠，含笑问道：“所谓三关，已去其二，不知龙不凡老弟所布置的第三道关口，能不能……”

呼延相接口笑道：“最后一关，看来简单，实则最为凶险，那是一百根沉重滚木，所构成的滚木大阵。”

他那“滚木大阵”一语中的最后一个“阵”字，刚刚出口，便听得“咕隆隆”“咕隆隆”滚木之声。

这些滚木，每一根都有盈尺粗细，五尺长短，滚动起来，声势相当惊人。

何况数目又多，把整片落魄坡完全布满，狂卷而下，委实令

人遁无可遁。

宇文奇眉头一皱，暗对时大千叫道：“时兄，你看这形势多么危殆，不知那白衣金面人，会不会有上天梯的轻功绝学？”

时大千目光一注，传音密语笑道：“宇文兄莫要担忧，这白衣金面人，不单武功极高，并还应变敏捷，他果然如你所说，施展出轻功绝技上天梯了呢！”

宇文奇再度目注坡下，果见那白衣金面人，在那大片滚木之间，施展出一种怪异轻功身法。

原来，不论那些滚木，来势多么凶猛，白衣金面人，仍连步履都未稍稍停顿，依旧向落魂坡上走去。

一根巨木，木影如山地，当头飞到，白衣金面人只是略一举足，便轻描淡写，从从容容，纵登这巨木之上。

人在木上，巨木自难施威，但第二根巨木，却又当头卷到。

白衣金面人，不等第二根巨木临头，身形已从第一根巨木之上，轻轻飞起，落足第二根巨木。

第三根巨木，第四根巨木，滚动之时，仍然如此。

于是，在那片落魂坡的陡峭山坡之上，呈现了两种情况。

一种是木滚，木落，一种是人起，人腾。

滚得凶，落得狠，起得巧，腾得妙。

百根巨木，越滚越快，远远看来，好似形成一座既似虚无，又似实质的青色天梯。

而那条恍疑绝世飞仙的人影，却飘飘举步于这片青色天梯之上。

转眼间，青色天梯的青影已淡，白衣人影也到了落魂坡的尽头，即将飞登坡顶。

罗刹群凶怔了……

对方业已连闯三关，却仍未使这群见多识广的恶煞凶神，看